



白居易钦佩刘禹锡之我见

陈文新 方 宪

摘要：同样是向民间诗学习，刘禹锡所达到的境界是委婉含蓄，白居易却流于直露。而就通俗哲理诗而言，白诗缺少锤炼，风格俚俗，比较而言，刘诗却多了几分锤炼和雅驯。白知己之短，推人之长，这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。他特别钦佩刘禹锡的“雪里高山头白早，海中仙果子生迟”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等诗句，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。

关键词：白居易；刘禹锡；民间诗；哲理诗

白居易早期的诗友为元稹，人称“元白”，后期的诗友为刘禹锡，人称“刘白”。白居易《刘白唱和集解》曰：

彭城刘梦得，诗豪者也。……予顷以元微之唱和颇多，或在人口，常戏微之云：“仆与足下在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，幸也亦不幸也。吟咏情性，播扬名声，其适遗形，其乐忘老，幸也。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，多云元、白，以子之故，使仆不得独步于吴、越间，亦不幸也。今垂老，复遇梦得，得非重不幸耶？梦得，梦得，文之神妙，莫先于诗，若妙与神，则吾岂敢。如梦得‘雪里高山头白早，海中仙果子生迟’，‘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’之句之类，真谓神妙，在在处处，应当有灵物护之，岂唯两家子姪秘藏而已。”^①

白居易对刘禹锡（字梦得）的称赏，尤其是对作为例证的两联诗的称赏，招致了诸多非议。如北宋魏泰《临汉隐居诗话》：

（若）白居易殊不善评诗，其称徐凝《瀑布》诗云：“千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又称刘禹锡：“雪里高山头白早，海中仙果子生迟。”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此皆常语也。禹锡自有可称之句甚多，顾不能知之耳。^②

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四：

白极重刘“雪里高山头白早，海中仙果子生迟”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以为有神助。此不过学究之小有致者。白又时时诵李颀“渭水自清泾自浊，周公大圣接舆狂”，欲模拟之而不可得。徐凝“千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”，极是恶境界，白蛮喜之，何也？风雅不复论矣。张打油，胡钉铰，此老便是作俑。^③

清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：

乐天作《刘白唱和集解》，独举梦得“雪里高山头白早，海中仙果子生迟”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以为神妙。且云此等语在在处处，应有灵物护

① 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415页。

② 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50页。

③ 罗仲鼎：《艺苑卮言校注》，齐鲁书社1992年，第192页。

之。殊不可晓。宜元、白于盛唐诸家兴象超诣之妙,全未梦见。^①

近人陈寅恪撰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力排众议,为白居易辩护。该书《附论》戊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》云:“乐天深赏梦得诗之处,即乐天自觉其所作逊于刘诗之处。此杜少陵所谓‘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’者,非他人,尤非功力远不及己之人,所能置喙也。”^②“乐天自言其与微之诗文之病,在辞繁言激。故欲删其烦,而晦其义。此为乐天有自知之明之真实语也。”^③“梦得诗‘雪里高山头白早,海中仙果子生迟’‘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’等简炼沉着之名句,与乐天删烦晦义之旨,极为吻合。”^④“乐天之所以倾倒梦得至是者,实职是之故。盖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,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,若不然者,乐天固一世之文雄,自负亦甚不浅,何苦于垂暮之年,而妄以虚词诋人若此乎?”^⑤陈寅恪的辨析,自是真知灼见,但语焉不详,似还有更值得探讨的部分尚待涉及。未发之覆,试作揭示。

一、刘白歌谣体诗的境界之别

语言通俗、浅近是白居易诗给予一般读者的印象。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描叙其诗在民间流传的盛况,有云:

日者,又闻亲友间说:礼、吏部举选人,多以仆私试赋判,传为准则的,其余诗句,亦往往在人口中。仆恐自愧,不之信也。及再来长安,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,欲聘娼妓,妓大夸曰:“我诵得白学士《长恨歌》岂同他妓哉!”由是增价。又足下书云,到通州日,见江馆柱间,有题仆诗者,复何人哉?又昨过汉南日,适遇主人集众乐,如他宾,诸伎见仆来,指而相顾曰:“此是《秦中吟》、《长恨歌》主耳。”自长安抵江西,三四千里,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,往往有题仆诗者;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,每每有咏仆诗者。^⑥

一个诗人的作品,妇孺皆知,流传众口,浅近与通俗是其必备的条件之一。故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下有“元和以后”“学浅切于白居易”之语。^⑦北宋以降,谈论白诗浅易的代有人在。如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:

梅圣俞云:“状难写之景,如在目前。”元微之云:“道得人心事。此固白乐天长处。然情意失于太详,景物失于太露,遂成浅近,略无余蕴,此其所短处。”^⑧

吴聿《观林诗话》:

乐天云:“近世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,颇近兴讽,其五言诗文,又高雅闲淡,自成一家之体,今秉笔者,谁能及之。”故东坡有“乐天长短三千首,却爱韦郎五字诗”之句。然乐天既知韦应物之诗,而乃甘心于浅俗,何耶?岂才有所限乎?^⑨

王若虚《滹南集诗话》卷三十八:

乐天之诗,情致曲尽,入人肝脾,随物赋形,所在充满,殆与元气相伴。至长韵大篇,动数百千言,而顺适惬意,句句如一,无争张牵强之态。此岂捩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!而世或以浅易轻之,盖不足与言矣。^⑩

李东阳《麓堂诗话》:

质而不俚,是诗家难事。乐府歌辞所载《木兰辞》前首最近古。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,刘梦得《竹枝》亦入妙。至白乐天令老姬解之,遂失之浅俗,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混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,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?^⑪(按,李义山即李商隐,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,其时白居易四

①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253页。

②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,第341页。

③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第342页。

④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第342页。

⑤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第342页。

⑥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403页。

⑦李肇:《唐国史补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,第57页。

⑧陈应鸾:《岁寒堂诗话校笺》,巴蜀书社2000年,第50页。

⑨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102页。

⑩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179页。

⑪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192~193页。

十二岁，前辈诗人如何能“反”后辈诗人呢？)

胡应麟《诗薮》卷六：

乐天诗，世谓浅近，以意与语合也。若语浅意深，语近意远，则最上一乘，何得以此为嫌。《明妃曲》云：“汉使却回频寄语，黄金何日赎蛾眉？君王若问妾颜色，莫道不如宫里时。”《三百篇》、《十九首》，不远过也。^①

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七《评汇》三：

元与白同志。白意古词俗，元词古意俗。（陈绎曾）按乐府古与俗正可无论，患在易晓易尽，失风人微婉义耳。白尝规元乐府意太切，理太周，欲稍删其繁而晦其义，亦自知诗病概然故云。^②

田雯《古欢堂集》杂著卷二：

乐天诗极清浅可爱，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，皆他人所未发。^③

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卷三：

乐天忠君爱国，遇事托讽，与少陵相同。特以平易近人，变少陵之沉雄浑厚，不袭其貌，而得其神也。集中可采者多，兹取其大有关系者。外间姬解之说，不可为据。^④

赵翼《瓠北诗话》：

中唐诗，以韩、孟、元、白为最。韩孟尚奇警，务言人所不敢言；元、白尚坦易，务言人所共欲言。试平心论之，诗本性情，当以性情为主。奇警者，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，使人荡心骇目，不敢逼视，而意味或少焉。坦易者，多触景生情，因事起意，眼前景，口头语，自能沁人心脾，耐人咀嚼。此元、白较胜于韩、孟。世徒以轻俗誉之，此不知诗者也。^⑤

对白居易诗风的评价，众口一词，认定浅近平易是其显著特征。或褒或贬，所针对的事实则是一致的。

浅近平易诗风的形成，与白居易的艺术追求密不可分。就系统的理论而言，白居易对民间诗怀有深切的好感。《诗经》中的风诗，汉乐府，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，都是他所钟情的。由于《诗经》在中国文化中已成为众所仰望的六经之一，故他和元稹乐于标举《诗经》，而真实的意图是标举民间诗。如白居易《新乐府序》：

首句标其目，卒章显其志，《诗》三百之义也。其辞质而径，欲见之者易谕也；其言直而切，欲闻之者深诚也；其事核而实，使采之者传信也；其体顺而适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。总而言之，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。^⑥

他标举《诗经》，所作新乐府也俨然以经典自居，如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第五章《新乐府》所说：“乐天《新乐府》五十首，有总序，好戏摹《毛诗》之大序。每篇有一序，即仿《毛诗》之小序。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，即效《关雎》为篇名之例。全体结构，无异古经。质而言之，乃一部唐代《诗经》，诚韩昌黎所谓‘作唐一经’者。”^⑦

又元稹《乐府古题序》：

自风雅至于乐流，莫非讽兴当时之事，以贻后代之人。沿袭古题，唱和重复，于文或有短长，于义咸为赘剩，尚不如寓意古题，刺美见事，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。曹、刘、沈、鲍之徒，时得如此，亦复稀少。近代唯诗人《悲陈陶》《哀江头》《兵车》《丽人》等，凡所歌行，率皆即事名篇，无复倚傍。予少时与友人乐天、李公垂辈谓是为当，遂不复拟赋古题。^⑧

追溯新乐府运动的形成，可大体划分出几个阶段：从汉乐府的“缘事而发”，一变而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写时事，再变而为杜甫的“因事立题”（这一传统由元结、顾况等继承发扬），三变而为元白的新乐府运动，

①胡应麟：《诗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，第122页。

②胡震亨：《唐音癸签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，第69页。

③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60页。

④沈德潜：《唐诗别裁集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，第51页。

⑤赵翼：《瓠北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，第36页。

⑥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399页。

⑦陈寅恪：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第119页。

⑧郭绍虞：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，第111页。

即有意识地以“歌诗合为事而作”为写作准则。元稹所描述的就是这一过程。从其描述,我们可以抽绎出乐府诗的两个特点:(一)“缘事而发”,写的是现实生活题材;(二)诗中有“事”,即属于叙事诗的范畴。白居易所谓“为事而作”,说的就是这一特点。

仿效《诗经》和古代乐府诗,这是元、白的基本理论主张。而在具体的操作中,他们(尤其是白居易)又注意向唐代的民间歌谣学习。白居易诗“多以重叠两三字句,后接以七字句,或三字后入接七字句。此实深可注意。考三三七之体,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体,即如杜工部《兵车行》,亦复如是。但乐天《新乐府》多用此体,必别有其故。盖乐天之作,虽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,然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。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,然苦无确据,不敢妄说。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,始得其解。”^①“然则乐天之作《新乐府》,乃用毛诗,乐府古诗,及杜少陵诗之体制,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。”^②“乐天之作,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,与陈(子昂)李(白)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,大相悬殊。”^③“是以乐府古诗之体,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。”^④

说到对民间歌谣的仿效和改进,问题便与刘禹锡联系起来。刘禹锡《竹枝词序》说:“四方之歌,异音而同乐。岁正月,余来建平,里中儿联歌竹枝,吹短笛击鼓以赴节,歌者扬袂舞,以曲多为贤。聆其音,中黄钟之羽,其卒章激讦如吴声。虽伦停不可分,而含思宛转,有淇濮之艳。昔屈原居沅湘间,其民迎神,词多鄙陋,乃为作《九歌》,到于今荆楚鼓舞之。故余亦作《竹枝词》九篇,俾善歌者颺之,附于末。后之聆巴歙,知变风之自焉。”^⑤唐朝的《竹枝词》和《柳枝词》之类,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,刘禹锡惊异于其“含思宛转”,遂兴致勃勃地拟作了若干首。他拟作的《竹枝词》流传至今的两组共十一首。“从音乐美的要求来看,每首的前两句主要吸取了七绝声律谐婉的特点,后两句又保持了民间传唱的《竹枝词》在曲调上凄凉怨慕的特点,兼有两者之长,做到和谐和拗怒的递用,并采用谐声双关、重叠回环等艺术手法,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声。”^⑥其中传诵最广的是下面这一首:

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踏歌声。

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还有晴。^⑦

诗中的“晴”双关“情”字,南朝乐府亦多用此法,如《子夜歌》之“丝”双关“思”,“莲”双关“怜”,《读曲歌》之“丝”双关“思”,“莲”双关“怜”,《读曲歌》之“碑”双关“悲”,“蹄”双关“啼”,都属于这种情形。白居易所特别欣赏的刘禹锡的另两句诗:“雪里高山头白早,海中仙果子生迟”^⑧,采用的同样是谐声双关手法。以山头之“头”谐人头之“头”,以果子之“子”谐子孙之“子”。这种来自民间歌谣的修辞技巧,一方面增加了表情的委婉含蓄,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者的丰富想象,而委婉含蓄,正是白居易向往的境界。

委婉含蓄的对立面是直露。白居易对他本人的创作风格,感到最为遗憾的即是直露。其《和答诗十首序》云:“顷者在科试间,常与足下同笔砚,每下笔时,辄相顾语,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,故理太周则辞繁,意太切则言激。然与足下为文,所长在于此,所病亦在于此。”^⑨意切而辞繁,所缺乏的即委婉含蓄。后人的批评,也往往集矢于这一短处。陆时雍《诗镜总论》甚至说:“元、白之韵平以和,张王之韵庾以急,其好尽则同,而元、白犹未伤雅也。虽然元、白好尽言耳,张、王好尽意也。尽言则繁,尽意则褻矣。”^⑩元、白、张、王,这是新乐府创作中的四员健将,却毫无例外地受到陆时雍的批评,可见其直露之弊是异常明显的。

① 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第120~121页。

② 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第121页。

③ 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第121页。

④ 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第121页。

⑤ 郭绍虞: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,第113~114页。

⑥ 《刘禹锡集》,中华书局1990年,前言第11页。

⑦ 《刘禹锡集》,第364页。

⑧ 刘禹锡:《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》,全诗如下:“莫嗟华发与无儿,却是人间久远期。雪里高山头白早,海中仙果子生迟。于公必有高门庆,谢守何烦晓镜悲。幸免如新分非浅,祝君长咏梦熊诗。”载《刘禹锡集》,第419页。

⑨ 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399页。

⑩ 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232页。

同样是向民间诗学习，刘禹锡所达到的境界是委婉含蓄，白居易却流于直露。相形之下，他钦佩刘禹锡尤其是极赏“雪里”一联，便极为自然，对此大惊小怪，只能视为一种偏见。

二、刘白通俗哲理诗的雅俗之别

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^①，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信条。其《与元九书》曾自分其诗为四类：讽喻诗，闲适诗，感伤诗，杂律诗。他对闲适诗的定位是：“或退公独处，或移病闲居，知足保和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，谓之闲适诗。”^②这类作品所表达的思想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“知足”。老子说：“知足不辱。”^③“知足”是免于受辱的基本前提。从闲适诗的旨趣及风格着眼，将之视为通俗哲理诗其实更准确一些。这类诗之深受后世欢迎，首先即在于其旨趣有助于涵养性情。如晁迥《法藏碎金录》卷四：

白乐天有诗，其末句云：“穷通不由己，欢戚不由天。命即无奈何，心可使泰然。且务由己者，省躬谅非难。勿问由天者，天高难与言。”予因拟之，别作八句云：“求位不由己，求道不由天。位即无以求，道可使进焉。且务由己者，己能尽心源。勿问由天者，天高擅化权。”……^④

卷五：

唐白氏诗中颇有遣怀之作，故近道之人，率多爱之。予友李公维录出其诗，名曰《养恬集》。予亦如之，名曰《助道词话》。盖于经教法门，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。予记其有诗云：“此身是外物，何足苦忧爱。”又有句云：“己共身心要约定，穷通生死不惊忙。”夫如是，则身外悠悠不合意事，何足介怀。^⑤

黄澈《蛩溪诗话》卷八：

白公《送崔考功》云：“称意新官又少年，秋凉身健好朝天。青云上了无多路，却要徐驱稳着鞭。”余谓新进少年，躁锐不已，往往自取倾覆。此诗可谓忠诲矣。又有云：“竿头已到应难久，局势虽迟未必输。”尝三复之，凯椎钝者偏乐闻此等语耶？^⑥

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：

时二李党事兴，乐天畏祸求退，故《咏怀》云：“人间祸福愚难料，世上风波老不禁。万上差池似前事，又应追悔不抽簪。”^⑦

朱承爵《存馥堂诗话》：

近世士大夫家，往往崇构室宇，巧结台榭，以为他日游息宴闲之所。然而宦况悠悠，终不获享其乐，是诚可悲也。因记白乐天诗云：“试问池台主，多为将相官。终身不曾到，惟展画图看。”乃知乐天之诗真达者之词与。^⑧

屠隆《鸿苞集》卷十七：

香山诗有伤于妍媚浅俗者，此特其游戏三昧语。读其全集，禅乘名理，往往深入玄解。^⑨

宋长白《柳亭诗话》卷二十九《忙闲》：

白香山诗：“见苦方知乐，经忙始爱闲。”又：“巧未能胜拙，忙应不及闲。”皆阅历到家语。高房山曰：“无限飞红随马足，春光更比路人忙。”可见“不是闲人用不得，闲人不是等闲人”也。^⑩

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：

白乐天诗，能道尽古今道理，人以率易少之。^⑪

①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，载杨伯峻：《孟子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，第304页。

②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403页。

③《老子》第44章，载楼宇烈：《老子道德经注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，第125页。

④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32页。

⑤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33页。

⑥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82页。

⑦计有功：《唐诗纪事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，第588页。

⑧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08页。

⑨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09页。

⑩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49页。

⑪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76页。

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十:

白诗虽时伤浅率,而其中实有得于古人作诗之本旨,足以扶人识力,养人性天,不可不分别择出以求益焉。^①

张培仁《妙香室丛话》“新宅”:

乐天《移家入新宅》诗云:“移家入新宅,罢郡有余资。既可避燥湿,复免忧寒饥。疾平未还假,官闲得分司。幸有禄俸入,而无职役羁,清旦盥漱毕,开轩卷帘帟。家人及鸡犬,随我亦熙熙。聚兴或寄酒,放情欲作诗。何必苦修道,此即是无为。外累信已遣,中怀时已思。有思一何远,默坐抵双眉。十载办窄客,万里征戎儿。春朝锁笼鸟,冬夜支床龟。驿马走四蹄,痛酸无歇期。磨牛封两目,昏闭何人知。谁能脱放去,四散任所之。各得适其性,如吾今日时。”又《偶作二首》云:“扰扰贪生人,几何不夭阏,遑遑爱民人,几何能贵达。伊余信多幸,拖紫垂白发。身为三品官,年已五十八。筋骸虽渐衰,向未苦羸瘵。资产虽不丰,亦不甚贫竭。登山力犹在,遇酒兴时发。无事日月长,不羁天地阔。安贫有处所,适意无时节。解带松下风,抱琴池上月。人间所重者,相印将军钺。谋虑系安危,威权主生杀。”“焦心一身苦,炙手旁人热。未履方寸间,得如吾快活。”“日出起盥栉,振衣入道场。寂然无他念,但对一炉香。日高始就食,食亦非膏粱。精粗随所有,亦足饱充肠。日午脱巾簪,燕息窗下床。清风飒然至,可以致羲皇。自西引枕屣,散步游林塘。或饮茶一盏,或吟诗一章。日入多不食,有时惟命觞。何以遣闲夜,一曲秋霓裳。一日分五时,作息率有常。自喜老复健,不厌闲中忙。是非一以贯,身世交相忘。若问此何许,此是无何乡。”昔人云,学道人须寻真乐处,是真能寻乐者。^②

在引用上述材料以说明白居易的通俗哲理诗影响广远之后,我们还有必要提到唐以降格外钦慕白居易的两位作家:一是自号东坡居士的北宋苏轼,一是将书房名为“白苏斋”的明代袁宗道。关于“东坡居士”的得名,周必大《二老堂诗话·东坡立名》云:

白乐天为忠州刺史,有《东坡种花》二诗,又有《步东坡》诗云:“朝上东坡步,夕上东坡步,东坡何所爱,爱此新成树。”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,独敬爱乐天,屡形诗篇。盖其文章皆主辞达,而忠厚好施,刚直尽言,与人有情,于物无著,大略相似。谪居黄州,始号东坡,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。^③

日人近藤元粹辑《苏诗纪事》卷下云:

苏公谪居黄州,始自称东坡居士。详考其意,盖专慕白乐天而然。白公有《东坡种花》二诗云:“持钱买花树,城东坡上栽。”又云:“东坡向春暮,树木今何如。”又有《步东坡》诗云:“朝上东坡步,夕上东坡步。东坡何所爱,爱此新成树。”又有《别东坡花树》诗云:“何处殷勤重回首,东坡桃李种新成。”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。苏公在黄,正与白公忠州相似。因忆苏诗,如《赠写真李道士》云:“他时要指集贤人,知是香山老居士。”《赠善相程杰》云:“我似乐天君记取,华颠赏遍洛阳村。”《送程懿叔》云:“我甚似乐天,但无素与蛮。”《入侍途英》云:“定似香山老居士,世缘终浅道缘深。”而跋白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,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,遂拜中书舍人。某虽不敢自比,然谪居黄,起知文登,召为仪曹,遂忝侍从。出处老少,大略相比。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。《去杭》云:“出处依稀似乐天,敢将衰朽较前贤。”序曰:“平生自觉出处老少,粗似乐天。”则公之所以景仰者,不止一再言之。又云:“渊明形神似我,乐天心相似我。”^④

苏轼景仰乐天,主要是人生态度上的认同,即所谓“世缘终浅道缘深。”这一点颇有助于我们理解白居易的通俗哲理诗的品格。至于袁宗道的以“白苏”名斋,也应着眼于人生态度的相近。袁中道《白苏斋记》云:

伯修(宗道字伯修)赋性整洁,所之必葺一室,扫地焚香宴坐,而所居之至必以白苏名。去

①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348页。

②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358页。

③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142页。

④近藤元粹:《苏诗纪事》,《萤雪轩丛书》本。

年买一宅长安，阶上竹柏森疏，香藤怪石，大有幽意。乃于抱翁亭后，洁治静室。室虽易，而其名不改，其尚友乐天、子瞻之意，固有不能一刻忘者。诗云：“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予谓惟其似之，是以好之也。”……吾观乐天、子瞻为人，大约皆真实淳笃，不立城府；而伯修亦温良重厚，胸中无半毫鳞甲，是其心同也。乐天典大郡，所携不过天斋石、华亭鹤、折腰菱，晚年买履道里宅，至鬻骆马，子瞻虽处颠沛，不轻受人丝毫，无田可归，竟至流落，而伯修赋性耿介，泊然自守，虽居官十年余，无异寒士，终不以只字干人，是其操同也……是其趣同也……是其才同也。^①

从苏轼和袁宗道的仰慕乐天，我们确凿无疑地感受到了白居易人生哲学的魅力。他的通俗哲理诗的魅力亦应作如是观。

曾有人称白居易为唐代的陶渊明。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“一语天然万古新”诗自注：“柳子厚，唐之谢灵运，陶渊明，晋之白乐天。”^②（按，《元遗山诗集笺注》作“陶渊明，唐之白乐天。”^③）几种不同的表述，实际揭示的是一个事实：白居易与陶渊明很有几分相像，并非偶合，白居易是唐代少数几位仿效过陶诗的作者。钱钟书《谈艺录》（补订本）二四“陶渊明诗显晦”条曰：“余泛览有唐一代诗家，初唐则王无功，道渊明处最多；喜其饮酒，与其人同好，非赏其诗也。”^④“颜真卿咏陶渊明，美其志节，不及文词。钱起诗屡称渊明，惟《寄张蓝田》云：‘林端忽见南山色，马上还吟陶令诗’，乃及渊明之诗。”^⑤“韦苏州于唐贤中，最有晋宋间格，曾《效陶》二首，然《种瓜》一首，不言效陶，而最神似。苏州行旅之什，全本谢客；柳州乃元遗山《论诗绝句》所谓‘唐之谢灵运’，二家之于陶，亦涉笔成趣焉耳。东坡称渊明诗：‘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。’王右丞田园之作，如《赠刘蓝田》、《渭川田家》、《春日田园》，太风流华贵，持较渊明《西田获早稻》、《下潞田舍获》、《有会而作》等诗，似失之过绮。储太祝诗多整密，惟《同王十三偶然作》第一第三首、《田家杂兴》，淳朴能作本色田夫语，异于右丞之以劳农力田为逸农行田者。然皆未屑斤斤以陶诗为师范，故右丞《偶然作》第五首‘陶诗任天真’云云，专论其恃酒傲兀，未及其诗；文集《与王居士书》至斥其忘大守小，终身抱惭，并不取渊明之为人矣。至白香山明诏大号，《自吟拙什因有所怀》云：‘苏州及彭泽，与我不同时。’《题浔阳楼》曰：‘常爱陶彭泽，文思何高玄。又怪韦苏州，诗情亦清闲。’所作诗亦屡心摹乎追。”^⑥

白居易虽有志于学陶，且少量作品几乎可与陶诗并置而无色调上的差异，如爱新觉罗弘历等《唐宋诗醇》评白居易《不致仕》一诗曰：“‘朝露贪名利’二句，入之渊明集中，几无以辨，或谓乐天浅易，岂其然乎？”^⑦但从总体上来看，他的哲理诗与陶诗的差异甚为显然。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卷五《向背》：

学诗当以子美为师，有规矩，故可学。退之于诗，本无解处，以才高而好耳。渊明不为诗，其胸中之妙耳。学杜无成，不失为工。无韩之才，与陶之妙，而学其诗，终乐天耳。^⑧

这是说白居易诗无陶之“妙”。《唐宋诗醇》评白居易《咏兴五首》曰：

“出府归吾庐”，胸有真得，信手拈来，自饶无趣，此种诗境的是从渊明脱化而出，但不无繁简古近之别，必以字句形迹求之，是耳食之见也。^⑨

这是为乐天辩护的话，但在辩护时仍不得不说明：陶诗简古，白诗繁近。

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卷二：

白公五古，上接陶，下开苏、陆。

白公之妙，亦在无意，此其似陶处也。

即如宋人诗：“有时俗物不称意，无数好山俱上心。”称为佳句。而白公则云：“有山当枕上，

①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24～225页。

②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180页。

③元好问：《元遗山诗集笺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，第525页。

④钱钟书：《谈艺录》，商务印书馆2011年，第215页。

⑤钱钟书：《谈艺录》，第215页。

⑥钱钟书：《谈艺录》，第215～216页。

⑦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79页。

⑧魏庆之：《诗人玉屑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，第115页。

⑨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93页。

无事到心中。”更为自然。^①

潘德輿《养一斋诗话》驳翁方纲曰：

(石洲)谓白乐天为似陶,沿遗山“陶为唐之白乐天”语,不知陶乃达人天机,白乃家人琐语,高简、平铺,绝不相侔也。^②

意思是:陶诗以“高简”见长,白诗以“平铺”见短。

白居易的哲理诗,经由与陶诗的比较,我们不难发现,其特点是通俗、琐细。琐细谓之“繁”,通俗谓之“近”,是为“繁近”。也可称之为“浅易”。这一特点,与唐代通俗诗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。白居易《赠内子》五律云:

白发方兴叹,青娥亦伴愁。寒衣补灯下,小女戏床头。暗澹屏帟故,凄凉枕席秋。贫中有等级,犹胜嫁黔娄。^③

所谓“等级”总是相比较而言的,“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”所表达的知足心态,是人保持内心安宁、恬退不争的心理依据。白居易一生出处进退安身立命的理论,核心即在“知足”。作为对比,我们引初唐王梵志《他人骑大马》为例:

他人骑大马,我独跨驴子。
回顾担柴汉,心下较些子。^④

诗所表现的凡事退后一步想的心理状态,不是与白居易所写极为相似吗?又如白居易《小园五古》:

不斗门馆华,不斗林园大。
但斗为富人,一坐十余载。
回看甲乙第,死在都城内。
素垣夹朱门,蔼蔼遥相对。
主人安在哉?富贵去不回。
池乃为鱼凿,林乃为禽栽。
何如小园主,拄杖闲即来。
亲宾有时会,琴酒连夜开。
以此聊自足,不羨大池台。^⑤

试对比王梵志的《鸿鹄尽飞颺》:

鸿鹄尽飞颺,蝙蝠夜陵泊。
幽显虽不同,志性不相搏。
他家求官宦,我专慕容作。
斋得二斗米,铛前交糲脚。
脱帽安怀中,坐儿膝头著。
不羨荣华好,不羞贫贱恶。
随缘适世间,自得恣情乐。
无事强入选,散官先即著。
年年愁上番,猕猴带斧凿。^⑥

这种“不羨荣华”,“不羞贫贱”的自适自得的心情,与白诗不是完全可以沟通吗?

王梵志还有其他通俗哲理诗,如《他家笑吾贫》、《吾有十亩田》、《蒙人惠一恩》、《城外土馒头》等,或抒发安于贫贱的情怀,或展示旷达起脱的胸襟,或传达知恩报恩的哲理……都不乏格言的精警与明白。

①翁方纲:《石洲诗话》,中华书局1985年,第25页。

②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344页。

③谢思炜: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,中华书局2006年,第1348页。

④张锡厚:《王梵志诗校辑》,中华书局1983年,第257页。

⑤白居易:《白氏长庆集》,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。

⑥张锡厚:《王梵志诗校辑》,第91页。

王梵志(约590—660),卫州黎阳(今河南浚县)人,生平事迹不详。据《桂苑丛读》,王梵志生于隋代王德祖家的林檎树瘿。敦煌写本《王道祭杨筠文》(伯〇九七八)云:“维大唐开元二十七年,岁在癸丑二月,东湖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,谨清酌白醪之奠,敬祭……”^①则王梵志卒年的下限在开元以前,他主要活动于初唐时期。这样看来,通俗哲理诗的兴起在唐代为时颇早。敦煌遗书中有《知足即是富》一诗(拟题),与王梵志诗风格相近。该诗原见斯四二七残诗卷。首尾俱佚,无题记,作者亦不详。关于斯四二七七残诗卷的著录有三种意见:一、日本金刚照光《敦煌文学》(1971年大藏版)和《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》(1971年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联络委员会出版)均著录为王梵志诗。二、翟理斯《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》(1957年伦敦出版)著录为翟6004:“一位禅师的随感式诗作。”三、刘铭恕所编《斯坦因劫经录》(见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,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)则题为“梵志体”。诗曰:

知足即是富,不假多钱财。
谷深塞易满,心浅最难填。
盛衰皆是一,生死亦同然。
无常意可见,何劳求百年。^②

这首口语化的哲理诗,如果不出于王梵志之手,其作者也必然与王梵志属于同一类型;而从翟理斯《解题目录》来看,这种通俗哲理诗与禅宗密切相关。换句话说,通俗哲理诗的文化背景是禅宗的兴起——禅偈与通俗哲理诗本是息息相通的。如钱钟书《谈艺录》(补订本)附说十七《说理诗与偈子》所云:“释氏作诗,唐以前如罗什《十喻》、惠远《报偈》、智藏《三教》、无名《释五苦》、庐山沙弥《问道叩云》,或则喻空求本,或则观化决疑,虽涉句文,了无藻韵。居士林中为此体者,若王融《净行》,梁武帝《三教》、《十喻》,简文帝《十空》、《四城门》之类,语套意陈,无当理趣。初唐寒山、拾得二集,能不搬弄翻译名义,自出心眼;而意在贬俗警顽,反复譬释,言俚而旨亦浅……寒山妥贴流谐之作,较多于拾得。如‘杳杳寒山道’一律,通首叠字,而不觉其堆垛。说理亦偶有妙喻,比如人性精灵于经霜老树曰:‘皮肤脱落尽,唯有真实在’,黄山谷,戴石屏等皆用以入诗。而予则激赏其‘昨到云霞观’一首,讥道士求长生不死,即得大药,仍未脱生死,因曰:‘但看箭射空,须臾还坠地’;深入浅出,真能使难达之情,如同目睹者也。……禅宗公案偈语,句不停意,用不停机,口角灵活,远迈道士之金丹诗诀。词章家隽句,每本禅人话头。……又往往富于理趣。如《五灯会元》十三龙光禪禅师云:‘千江同一月,万户尽逢春’,以明法身之分而不减,散而仍一,妙谛曲包。……常建之‘潭影空人心’,少陵之‘水流心不竞’,太白之‘水与心俱闲’,均现心境于物态之中,即目有契,著语无多,可资‘理趣’之例。香山《对小潭寄远上人》云:‘小潭澄见底,闲客坐开襟。借问不流水,何如无念心。彼惟清且浅,此乃寂而深。是义谁能答,明朝问道林。’意亦相似,而涉唇吻,落思维,只是‘理语’耳。”^③

白居易对禅宗的公案偈语是非常熟悉的,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。照佛教的看法,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因此,我必须突破“你”、“我”(包括物、我)的界限,物我两忘,与宇宙打成一片,才能领悟生命存在的意义。禅师们常说:“张公吃酒李公醉”,表达的也是这种生命的共感,而他们更富于诗意的表述是:

东涧水流西涧水,南山云起北山云。
前台花发后台见,上界钟声下界闻。
白云自占东西岭,明月谁分上下池。
东庵每见西庵雪,下涧长流上涧泉。
南山起云,北山下雨。^④

白居易《寄韬光禅师》化用以上禅偈,写得颇为风趣:

①张锡厚:《王梵志诗校辑》,第249页。

②张锡厚:《王梵志诗校辑》,第216页。

③钱钟书:《谈艺录》,第547~551页。

④参见著名禅宗公案“云门露柱”,载《碧岩录》第83则,圆悟:《碧岩录》,华夏出版社2009年,第477页。

一山门作两山门,两寺原以一寺分。
东涧水流西涧水,南山云起北山云。
前台花发后台见,上界钟声下界闻。
遥想吾师行道处,天香桂子落纷纷。^①

六相圆融,万有一体,无论东西、南北、前后、上下、还是山门、流水、云彩、花朵,一一互为缘起,相即相入。白居易诗所传达的这种内涵,说明他对禅宗(包括禅偈)是下过几分功夫的。

白居易的通俗哲理诗,从总体上看,明显受到禅宗公案偈语的影响,带有劝世和抚慰自我心灵的意义。其长处是风趣,其短处是俚俗。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载:

仁宗朝,有数达官,以诗知名,常慕白乐天体,故其语多得于容易。尝有一联云:“有禄肥妻子,无恩及吏民。”有戏之者云:“昨日通衢遇一輶辘车,载极重,而赢牛甚苦,岂非足下‘肥妻子’乎?”闻者传以为笑。^②

所谓“得于容易”,即缺少锤炼;而以“肥”字入诗,又不免俚俗之消。缺少锤炼和失于俚俗,可说是白居易通俗哲理诗的两个缺点。许颢《彦周诗话》云:

东坡《祭柳子玉文》:“郊寒岛瘦,元轻白俗。”此语具眼。客见诘曰:“子盛称白乐天,孟东野诗,又爱元微之诗,而取此语,何也?”仆曰:“论道当严,取人当恕。此八字,东坡论道之语也。”^③“白俗”,即旨在批评白诗俚俗。朱熹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四十《论文》下:

“行年三十九,岁暮日斜时。”“孟子心不动,吾今其庶几。”此乐天以文滑稽也。然犹雅驯,非若今之作者村里杂剧也。^④

以“村里杂剧”相比,虽目为“雅驯”,也是有限度的。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卷一:

白乐天每作诗,令一老姬解之,问曰:解否?姬曰解,则录之;不解,则易之。故唐末之诗,近于鄙俚。^⑤

将“唐末之诗,近于鄙俚”的过错归之于白居易,当然是不够公允的。但作为一代文坛领袖,白居易也确实难辞其咎。李东阳《麓堂诗话》:

质而不俚,是诗家难事。乐府歌辞所载《木兰辞》前首最近古。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,刘梦得《竹枝》亦入妙。至白乐天令老姬解之,遂失之浅俗,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涩僻而反之,而弊一至是,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?^⑥

李商隐(义山)行辈晚于白居易,故反义山辈涩僻之说不能成立,但“浅俗”之评,毕竟确切。邓元锡《函史》上篇卷四十七《唐文学传》:

香山晚嗜易甘俚,务嗜众听,令老媪读之能解以为止,遂使盛际沉雄深浑之诗,至于绝响。^⑦

“易”即率易,就写作过程而言;“俚”即俚俗,就作品风格而言。叶燮《原诗》外篇:

后人渐以多为贵。元、白《长庆集》,实始滥觞。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,若去其六七,所存二三,皆卓然名作也。^⑧

“颓唐”与率易含义相近,即“嘴滑”的意思。李重华《贞一斋诗话》:

唐贤诗集惟白香山最多,宋则放翁尤甚,大约伸纸便得数首或更至数十首,以故流滑浅易居多,笔力去少陵辈绝远。可知诗必有为而作,作必凝重出之;不尔,不如辍笔。^⑨

“流滑浅易”与“凝重”相对,指缺少锤炼。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凡例:

①谢思炜: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,第2908页。

②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30页。

③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70页。

④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138页。

⑤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162页。

⑥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192页。

⑦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230页。

⑧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251页。

⑨陈友琴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第276页。

元、白长律，滔滔百韵，使事亦复工稳，但流易有余，变化不足。^①

“流易”即“流滑浅易”。赵翼《瓠北诗话》卷四：

《寄元九》云：“若不九重中掌事，即须千里外抽身。”《赠梦得》云：“头垂白发我思退，脚踏青云君欲忙。”《题池西小楼》云：“虽贫眼下无妙乐，纵病心中不与愁。”《赠梦得》云：“无情一任他春去，不醉争消得日长。”又云：“政事素无争学得，风情旧有且将来。”又《代梦得吟》云：“世上争先从尽汝，人间斗在不如吾。”当时有元轻白俗之诮，盖为此等句也。^②

例句中过于散文化的表达方式，给读者一种信笔写来，过于随意之感。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卷三：

唐白傅“草绿裙腰一道斜”，纤巧而俗。^③

这里的“俗诗”云云，是完全意义上的贬语。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二：

东坡谓白诗晚年极高妙，或问之，曰：“风生古木晴天雨，月照平沙夏夜霜。”余按此二语殊平浅，非白诗之妙者，不解东坡何以赏之。至如：“不知皇甫七，池上兴何如？”“南檐纳日冬天暖，北户迎风夏月凉。”“松排山面千重翠，月点波心一颗珠。”“无奈妖痴三岁女，绕腰啼哭觅银鱼。”弥浅而俚矣。学之必成村巷盲词，不可不慎！^④

提及“村巷盲词”，自然是因为白诗的“浅俚”之弊过于明显，不宜仿效。

白居易的通俗哲理诗，缺少锤炼，风格俚俗，这两个弱点，他本人也意识到了。不妨说，白居易对刘禹锡诗的佩服即含有借他人之长克自己之短的用意。所举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二句，出刘禹锡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：

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。
怀旧空吟闻笛赋，到乡翻似烂柯人。
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
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^⑤

这一联所写的意思颇为曲折复杂。白居易曾作《醉后酬刘二十八使君》，叹息刘禹锡时运不济，寂寞于“满朝官职”之中，跟着蹉跎于“举眼风光”之余，二十三年间，经历了太多的挫折。针对白诗的叹惋，刘在这首酬诗中表示，自己虽如“沉舟”“病树”，但“千帆过”“万木春”的景象足以使人振奋，不必因“蹉跎”、“寂寞”而感伤、介怀。刘诗的这种旷达意绪，白居易也常加抒写，但比较而言，刘诗多了几分锤炼和雅驯，意味便与白诗不同。

白知己之短，推人之长，这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。宋吴聿《观林诗话》曰：

乐天云：“近世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，颇近兴讽，其五言诗，又高雅闲淡，自成一家之体，今之秉笔者，谁能及之。”故东坡有“乐天长短三千首，却爱韦郎五字诗”之句。然乐天既知韦应物之诗，而乃甘心于浅俗，何耶？岂才有所限乎？^⑥

确实，乐天“才有所限”，故所作不免于俚俗率易，但这不妨碍他向往与推崇“高格”。这样一种襟怀，不是很令人钦佩吗？

●作者简介：陈文新，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、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；湖北 武汉 430072。

方 宪，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。

●责任编辑：何坤翁

①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276页。

②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316页。

③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340页。

④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347页。

⑤《刘禹锡集》，第421页。

⑥陈友琴：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，第102页。